

第一章

显赫家世 纨绔子弟

一、袁寨世家 喜添“世凯”

在河南省项城县东北 40 余里的地方，有一个宏大的堡寨，人称“袁寨”。这里生活着一个世家大族，三世簪缨。1859 年 9 月 16 日，当本书主人公降生在这个官僚地主家庭时，正好收到其叔祖前线的来信，告知与捻军激战打了胜仗，其父心花怒放，便给这个新生儿取名“世凯”。字“慰庭”，号“容庵”。

河南省东部的项城县，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全县东西宽 70 里，南北长 110 里，地势低洼，东南尤甚。淮河的支流——颍水，

从县境蜿蜒流过 雨季常常泛滥成灾 向有“泽国”之称。这里土地贫瘠 人多地少 物产不丰 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直到 19 世纪中叶，城里仅有二、三十家店铺 除了酿酒等少数手工作坊外 没有工业生产 商人也很少，一般以从事农业兼营家庭副业为生。

项城县有 9 000 多顷土地，但绝大部分为少数富家大族霸占。广大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 地租一般为收成的一半 有的甚至高达八成。农民终岁辛劳 仍饥寒交迫 苦不堪言。为了生存 农民们常在夏秋收获时节 自发地联合起来 抢收地主的庄稼。豪绅地主为了“护青苗”也组织起“保田会”。因此 境内经常发生械斗 酿成血战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犷悍之习”，斗狠之风”。

就在项城县城东北 40 余里的地方 有一个宏大的山寨 人称“袁寨”。它占地数十亩 寨中东部、中部、西部并列三座三重四合院 楼堂瓦舍各具形式。全寨有厚墙围护 墙外壕沟环绕 寨门前架设吊桥 寨门上及四角修有炮楼 并派乡勇把守。这里生活着一个世家大族，官僚地主家庭。1859 年 9 月 16 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本书主人公袁世凯就出生在这个封闭坚厚的山寨之中。

这时期的袁家 占有土地四、五十顷 还开着典当铺 发放高利贷。一家 30 余口 几世同堂 衣足食丰 三世簪缨 作威作福。

关于袁世凯的祖先，在洪宪时，一些御用文人曾向袁世凯上书 考证其远祖是三国时代袁术袁公路 近祖是明将袁崇焕 并请求袁世凯每年祭祀他们。袁公路四世三公 袁崇焕位极人臣 二人皆是彪炳史册的人物，对于袁世凯来说，倒是件光耀门楣的事情。可袁世凯认为袁术是“篡汉国贼”袁崇焕又是“乱明奸雄”口碑不好 不愿答应。还有人提出更为荒唐之说 认为楚将项羽曾在项城一带活动 因此所有项城县的人 都是项羽之后。这些讨好逢迎的无稽之谈 袁世凯也不便接受。

袁世凯有史可查的祖先，可追溯到他的曾祖父那一辈。

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 是个庠生 但不到 40 岁就死了。据说

是读书太用功累死的。曾祖母郭氏却比丈夫长寿得多，活到 90 多岁。

郭氏出身于同郡的大户人家 通诗书 懂礼仪 丈夫一死 便承担起了抚养四个孩子的责任。她常以乃父未竟之业督训诸子。为了聘请名师，她除了自己劳动以外，还典尽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在她的苦心教育下，四个儿子也算争气，都有出息，家里没有一个白丁。

长子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经署理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他就是袁世凯的祖父。

三子袁凤三也是个庠生，曾做过 20 年的禹城教谕。四子袁重三，是个生员。

官位最显赫的要数次子袁甲三（1806—1863）他是日后袁氏家族兴盛的奠基人。道光十五年 甲三不负慈望 春闱报捷 中了进士 成了乃父之志。这一年 他正好 30 岁 恰值而立。从此 他春风得意 官运亨通 历任礼部主事、军机处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他曾和当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1811—1872）一道师从“理学大师”倭仁 研求程朱理学 二人志趣相投 过从甚密。他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为他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咸丰年间，袁甲三奉命驻兵临淮 负责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 成了帮办团练大臣。他率领子侄 转战淮河两岸 残酷镇压捻军和太平军 有功于清朝 皇帝多次传旨嘉赏 并赏戴花翎 穿黄马褂。袁甲三死后 清廷赐谥“端敏”（后人称他为端敏公）并宣付国史馆立传。这在当时是极荣耀的事情。

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进士 因对捻军作战有功 以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的身份 提拔为内阁学士 官至刑部左侍郎。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位至内阁中书。

侄儿袁保庆，以军功起家，曾随叔父袁甲三半生征战。甲三死后，奉旨补知府赴山东济南补用，后调赴南京，官至江宁盐运道。

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1823—1874)，一生没有正式出仕为官，仅以附贡生的资格捐过一个同知。从袁耀东那里算起，他是袁家嫡长孙。当兄弟子侄们纷纷从军征战之际，他便以此身份主持了袁氏家政。他很热衷于程朱理学。显贵的门第，使他在项城县独持一方，官府也让他三分，是个地道的“土皇帝”。1858年(咸丰八年)项城、新蔡、沈丘、阜阳四县捻军部众联合起事，攻伐富豪，占领了项城县城东新兴集、尚店等地。袁保中一家原住在城东北张营，受到威胁。于是他和叔父袁重三一道联合当地富豪之家，筹办项城县团练，并在城东北40里处的石腰庄择险筑寨，以对付捻军。从此，石腰庄成了“袁寨”。

袁世凯呱呱坠地之日，正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和张洛行所领导的捻军与清军激战之时。有一天，农民军的一部与袁甲三部遭遇，不利而退，袁甲三兴高采烈，急忙写信告知家中打了个胜仗，正在凯旋班师。当报喜的家人请老爷给新生儿赐名时，袁保中喜不自禁，心想上天垂爱，叔父兄弟前线顺手，频频奏凯，袁家又喜添贵子，好兆头。

“就叫凯吧，但愿他将来也能鹏程万里，效乃祖凯歌频奏，搏取功名，也好光我门庭，不辱祖宗。”保中用掌击案，就这样定了。同时取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号容庵，想必是告慰朝廷的意思。按照袁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辈份，这一代应是“世”字辈。从此“袁世凯”的名字出现在袁氏家谱上。

二、纨绔子弟 放荡不羁

少年时的袁世凯，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又受养父、养母的宠爱 吃喝玩乐 骄矜大胆 毫无约束，不好好读书，气跑了塾师。

袁保中一生生有六子三女，其中长子世昌早夭，次子为世敦。原配妻子刘氏病死后，将妾刘氏扶为正室，又先后生有世廉、世凯、世辅、世彤，袁世凯排行第四。除世敦系嫡出外，其余皆为庶出。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后来回忆，当袁世凯生母刘氏死在天津时，他正在直隶总督任上。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长兄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这本来是合乎那个时代的“礼仪”的。袁世凯却不干，他同世敦争执了多次，世敦坚决不让步，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袁世凯同袁世敦就不再往来。当他被清廷削职回籍“养病”时，他也不回项城老家，而定居彰德的洹上村。直到做了总统，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袁世凯出生不久，赶上他的叔叔袁保庆的儿子夭折，袁世凯生母奶水不足，婶婶牛氏奶水却极为充足，于是袁世凯便交由婶母哺乳。

袁保庆娶妻牛氏，也曾生有二子，但都先后夭亡。纳妾王氏、陈氏，也只生有三个女儿，因此袁保庆年届四十，尚无子嗣。他见牛氏十分喜爱世凯，视同己生，于是便和胞兄商议，欲将世凯过继为膝下当嗣子。袁保中鉴于自己无甚官职，久居乡里，作为不大，让儿子由这位仕途得意的叔叔栽培，多点门路，当然乐意。两下里一说即

妥。于是袁世凯便成了袁保庆的养子 和婶婶牛氏生活在一起了。

袁世凯的童年时期 捻军活动日炽。捻军强悍 所到之处 尘土飞扬 战马奔腾 杀声震天。所以捻军一到 蛰居在袁寨中的人就不由得紧张一番。成年男丁都要跑上炮楼 鸣枪放炮 负隅抵抗。直到捻军撤去 袁家人才松一口气。袁世凯在这种环境下生长 从小对于战场征尘、刀光剑影、攻城夺地也就司空见惯了。

据说在袁世凯五岁时 有一次捻军一哨人马又来攻袭袁寨。袁世凯爬在寨墙上观看捻军打仗 尽管刀箭横飞 枪声呼啸 他却一点也不害怕 大家感到惊异 夸奖他胆量超人。他淘气得厉害 常常带领小孩蹲在房顶上拉屎撒尿，家里人拿他没办法。

袁世凯六、七岁垂髫就学的时候 养父袁保庆在外转战 很少回家无法管教 而牛氏对他又很溺爱 致使袁世凯娇生惯养 毫无约束 每日和世廉、世敦、世传一班兄弟嬉闹游戏 吃喝玩乐。在诸兄弟中要数袁世凯脾气暴躁 骄矜大胆 且力大过人 对兄弟们动辄拳脚相加 众兄弟常常是敢怒不敢言 莫不让他几分。而这段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对袁世凯后来的一生中桀骜不驯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1866 年袁保庆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把袁世凯带到济南，并聘请塾师教其读书。还把他的哥哥世敦、世廉也从家乡叫来 让他们一道学习，互相监督鼓励。袁保庆为袁世凯聘的第一位启蒙塾师，即是他的老朋友王志清举人。王志清发现袁世凯虽然生性顽劣 桀骜难驯 但却资禀非常 颖悟过人 如能严加督导 纳入正轨，日后长大将不同凡响。所以常在保庆面前夸奖世凯，并且用心辅导。但是 生性浮嚣、又过惯了娇纵生活的袁世凯 受不了塾师的严格管束 加上对枯燥乏味的经文毫无兴趣 所以常常托词逃课 令老师失望。王志清无法 没教多久 便拂袖而去了。

王志清辞馆 养母牛氏决定亲自教子。她出身大家闺秀 通书史 对世凯期望甚高 督导严格。常常将其闭锁书斋 不许轻跨门槛

一步。袁世凯虽然反感恼火，却又无可奈何。一年下来，果见成效，四书五经已能朗朗成诵了，对于讲解释义，也能一点即明，触类旁通了。牛氏常常高兴地摸着他的头顶深情地说：“以你的天赋 要是一志向学，将来可是我们袁家的一匹千里驹啊！”世凯连连点头答应，但其顽皮野性并未稍敛。

1868 年，当时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袁保庆到南京赴任，管理淮军右标营务处，不久又署理江南盐运道。盐运历来是个肥缺，收入颇丰。袁世凯这时有八、九岁了 随嗣父从济南转到南京 完全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袁世凯在南京的家庭教师是个文武双全的举人，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拳也打得不错。这位老师见袁世凯读书不用功，却对拳脚武艺很迷恋，就每天教他习武练艺。袁世凯还经常与一些少年结伙或单独骑马到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太平湖等名胜地方逛荡 还下棋、赌博。及至十二、三岁，竟能够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驯服的烈马。

袁保庆有一个很得宠的姨太太，叫做金玉，当时和牛氏不睦。袁世凯此时年纪虽小，却能够在这两个人中间设法调和。因此，牛氏和金玉都很喜欢他，并且还在她们丈夫的面前，掩盖小世凯那不好读书、不务正业的顽皮行为。

由于不好好读书，所以少年时袁世凯的文字多不雅顺，写八股文不能终篇。但其桀骜不驯之气，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有一次老师作《新秋》诗 只吟出了一句“一二三点不成雨”苦吟了半天，仍吟不出下句。正在冥思苦想之际，袁世凯来了，见其师双眉紧锁的样子 便询问原因。老师说：“非孺子所知也。”袁再次询问 老师才如实以告。袁应声道：“何不对以‘东南西面皆有风’呢？”其师为之惊叹。13 岁时 他写了一副春联：“大泽龙方蛰 中原鹿正肥。”私塾先生为之咋舌，知非等闲之辈。又有一次，老师叫他做一篇八股文。他写了破题“道千乘之国”一句后 想了很久 再也写不出了。这

时，恰巧其师与客人下围棋，并且催促他快些交卷。他忽然来了灵感，挥笔疾书：“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其师看毕，大惊失色，把棋子推乱起身，把这篇文字送到其养父袁保庆处说：“这个孩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

当然，袁保庆也少不了管教袁世凯。他是为官而有功名的人，家庭背景又显赫，所以意气很高，自命不凡，进取心极强。他勤于总结，对于数十年官场风习、将兵心得，每有感悟就顺手记下来。后来把这些心得札记整理出来，题名为《自义琐言》，一有空便念与袁世凯听，诸如：

“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

“古之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不然则叛离随亡。”等等^①

这些官场经验、带兵心得，对于袁世凯日后在宦海遨游沉浮、将兵帅勇，韬晦之运用，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奠基作用。而袁保庆希望嗣子继承衣钵，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之苦心，袁世凯亦心领神会，滋生了豪迈之气，勃勃雄心。他不喜欢八股，但爱看经史，对于历史上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诡诈多变的韬略，军事家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气势极为钦慕。他在一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文中，赫然写下这样一段奇文：

东西二洋，欧亚二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首稽手于阙

袁保庆：《自义琐言》卷下 第13、16页。

下 有不从者 杀之无赦。^①

在南京 少年袁世凯常面对滔滔大江和茫茫松壑 遥想三国时的江东小霸王孙策 赤壁大战时的曹操、周瑜、诸葛亮 刚刚在南京结束帝业的洪秀全，思潮滚滚。15岁那年 有一天忽发奇想 吟诗一首：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②

18岁那年 他竟作了《咏怀诗》十几首 名为律诗 其实音节多为不谐。随录二首，便可窥见他青少年时代已萌发了帝王野心。诗曰：

人生在世如乱麻，谁为圣贤谁奸邪？
霜雪临头凋蒲柳，风云满地起龙蛇。
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
郁郁壮怀无人识，侧身天地长咨嗟。

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
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③

在南京的岁月里，有一件事对袁世凯后来的发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他结识了嗣父的盟兄吴长庆。

吴长庆（1829—1884）字筱轩 安徽庐江人。他的父亲吴廷襄是庐江地区地主团练武装的首领。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了庐江，

① 野史氏：《袁世凯轶事》，第13页 上海文艺编译社 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初版。

② 野史氏：《袁世凯轶事》，第14页 上海文艺编译社 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初版。

③ 《袁世凯宫闱轶事》第4页 哈尔滨出版社。

吴廷襄便派儿子吴长庆赶往宿州，请求当时驻扎在此的袁甲三驰兵救援。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袁保恒、侄袁保庆的意见。袁保庆以“绅士力微 孤城垂危”主张援救，袁保恒则认为“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数日，以致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吴长庆目睹了袁家的这场争执，从此，他恨透了袁保恒，而与袁保庆十分亲密，换帖订金兰之交。袁保庆任职南京时，吴长庆已被授为总兵之职，驻师浦口，两人来往不断。吴长庆对盟弟的这位嗣子也很喜欢。吴当时是淮军一柱，极得李鸿章的赏识，袁保庆自然也有意让袁世凯结识这位盟叔，以为日后靠山。^①

三、两失靠山 小有艰辛

14 岁时，嗣父袁保庆突患霍乱，病死于南京，他只好回到老家；20 岁那年，培养他的叔父袁保恒因流行病死于开封，他不得不再度回到老家，郁郁寡欢。

1873 年 7 月，袁世凯到南京后的第六年，嗣父袁保庆突然患霍乱，死在南京。这对于袁世凯犹如晴天霹雳，悲痛至极。这一年他才 14 岁，尚未成年，无以自立。南京无法呆了，只有伴随嗣母扶柩返回项城。义父吴长庆为袁保庆料理了后事，并把袁世凯母子送过江去。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重新依靠生父袁保中过活。城市的繁华不见了，故乡依然是这样的闭塞而呆滞，单调而无聊。他有一种

参见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上 第 21 页，1925 年版。

失落感，却又无奈，只好混日子过。

1874 年，即袁世凯回到老家的第二年，他在外做官的叔叔袁保恒回家探亲，看到了正值读书年龄的侄儿闲居家中，学业荒废，觉得可惜。再观其相貌 听其谈吐 认为可堪造就 遂决定把他带到北京读书。于是，袁世凯再度离开项城，和堂弟世绳一起来到了北京。在北京还有个堂叔袁保龄。从此，培植教育他的责任转到了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北京做官的堂叔对他的影响，较他的生父和嗣父更大。

袁保恒是袁甲三的长子，早年随父亲南征北战，赞画帷幄，有战功，后来被授为侍读学士，一直升到内阁学士。当时正在大西北帮助左宗棠办理防务。他把袁世凯、袁世绳带到北京交给了在京的弟弟内阁中书袁保龄。举人出身的袁保龄对读书十分重视，对袁世凯期望很高，管束严厉。白天把袁世凯的课桌安排在老师的案侧，兄弟袁世绳的课桌则被安在另一个房间，避免交头接耳。晚上就让袁世凯睡在书房里 和老师隔壁 便于辅导夜课。日夜监督 不离左右。就连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病逝也不许他请假回家。

不久，袁保恒从西北调回北京，升任户部左侍郎，对袁世凯的学业更是仔细查视，勤加督促。光是家庭教师就请了三个：举人周文溥教习诗歌词赋；太史进士张星柄教习楷书临帖；举人谢廷萱教习八股制艺。三人轮流上课，昼夜并进，有时袁世凯一夜睡不上五、六个小时。一年多以后，除了做文章的功夫还不到火候外，四书五经已经是背得滚瓜烂熟了，试帖诗也很有长进。

1874 年 11 月，袁保中病死于乡下。当时，父亲死后儿子要守丧三年，三年未滿不准参加考试，但因袁世凯已过继出去，所以没有居丧 加上还有叔叔袁保龄、袁保恒这样的后台 故于 1876 年秋天仍然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未被录取。

1876 年年底，17 岁的袁世凯在老家成了亲。新娘于氏是河南沈丘乡间的一个富家的姑娘，比他大两岁。父亲于鳌土地很多，于

家挂过“双千顷”的牌子。于氏体貌较好，端庄贤慧，对袁世凯体贴入微。新婚燕尔，夫唱妇随，二人倒是过了一段田园诗般的生活。然而，于氏未读过书，也不大识字，对章法礼节，虽然粗略知道一些，却并不在行。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冬，即 1878 年 12 月，于氏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袁世凯的嫡长子袁克定。袁克定是袁世凯 32 个子女中唯一的嫡出。

袁世凯在结婚第二年春，又回到了北京。此时袁保恒已从户部调任刑部左侍郎。袁世凯因乡试落第，便帮助袁保恒办事，开始耳濡目染官场习气，学到了一些应付官场交际的本领。1877 年冬，河南大旱，加上蝗灾，全省饿殍遍地，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袁保恒被调往开封帮办河南赈务。袁保恒便把袁世凯带了去，叫他帮助做点事，同时锻炼锻炼，提高提高。他很快学会了封建官场那一套虚伪、奸诈、阴毒的作风。在给其二姐的信中，他写道：“赈务实属万难。南阳匪徒猖獗。……顷有人自浍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二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事不一而足。……数月之后，遍地皆成寇矣。”^①信中对濒临绝境的人民群众没有丝毫同情，把为求起码的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者骂为“寇”，这说明他刚长大成人，就站到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去了。

到开封的第二年 5 月，袁保恒因染上了当地的流行病去世。袁世凯再次失去靠山。料理完堂叔父的后事，他郁郁寡欢地回到了故乡项城县，时年 20 岁。

袁保恒死后，袁氏家族失去了一个通天支柱，全家莫不悲伤。悲伤之余，袁家人不能不想起：从袁世凯祖父那辈开始，到袁世凯父辈，袁家的人都是不满花甲而亡。祖父袁耀东不足 40 袁甲三卒

^①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本馆所藏袁世凯部分家信摘录》第 1 页，1975 年 11 月打印本。

年 57,袁保中终年 51,袁保庆更比其兄早亡,袁保恒 52 岁即病死。这是什么缘故呢?于是想到堪舆宅第上去了。袁家人请来风水先生。一番察看之后 这位‘半仙’得出结论 袁家宅第掌禄不掌寿 唯一的办法是分宅而居。为了长寿,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由此瓦解了。

袁世凯在嗣父袁保庆的名下,得到了一笔相当丰厚的家产。他成了一家之主 像无缰的野马 越发放荡不羁。或骑马试剑 或下棋赌博 或包揽诉讼 到处活动。

四、名落孙山 弃文投军

两度参加乡试,两度名落孙山。他恨透了科举,盛怒之下,烧毁了过去所做的全部诗文,决心另觅发迹之途。他上北京,下潮州 跑上海 最后经人指点,投军吴长庆门下。

袁世凯生性喜欢多事 好出风头 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算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发起组织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费用 都由他一人负责筹办。由于这个缘故 大家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因此 邻近各县的许多读书人 都知道了他的姓名,他也由此结识了一批文人雅士。

某日 袁世凯正在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袁世凯引入室内 通过姓名后便畅谈起来。二人一见如故 话语投机 特别是他们对于反对八股文的意见 完全一致 遂结拜换帖为兄弟。此人就是后来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

徐世昌,1855 年生 比袁世凯大 4 岁 字卜五 号菊人 天津卫

人氏。由于家道衰落 穷困潦倒 此时正在河南淮宁县署当塾师。后来 徐世昌准备进京应试 却又缺盘缠。袁世凯知道后 解囊相助，赠纹银 100 两。徐世昌不负北京之行，两试连捷 1882 年考中了举人 1886 年考中进士 并授翰林院编修。从此以后 袁世凯宦海 30 年的生涯，徐世昌一直是袁最知心的谋臣和朋友。

1879 年秋 袁世凯第二次参加乡试 再次落第。同文社两个平时默默无闻的朋友倒是榜上有名 令袁世凯哭笑不得。狂傲自负的袁世凯 原想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科场上打通一条出路 由举人而进士 得一个“正途”出身 做上高官 光宗耀祖 万没想到两次应试都名落孙山。他盛怒之下 烧毁了过去所做的全部诗文 并痛恨科举制度。后来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 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科举制度由此废除。袁世凯经常同他的子女们谈论这件事，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①

在科场上失败以后，袁世凯面临着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之路。他对科举再不抱任何幻想，决心寻找另外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

袁世凯在家又住了两年。此间 他办理过陈州捐务 因集款较多 获得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价值不大。为了谋取一个进身之阶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到北京捐官。但捐官要大笔的钱。为了筹措金钱 他颇费周折。开始 袁世凯曾向内弟、于氏夫人的弟弟借钱。没想到这位小舅子不但不给 反而挖苦说：“我看你去北京也是白跑一趟 还是在家里呆着好些。”一句话气得袁世凯干瞪眼。他咬了咬牙，一跺脚离开了于府。

最后，倒是袁世凯的一位远房亲戚借给他 100 两银子 作为他北上活动谋事的川资。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嗣母牛氏 爱子心切 也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凑数。袁世凯这才启程上路，从北京辗转于上

海、潮州等地 拜访父辈的门生故吏 寻找门路。

后来 袁世凯发迹 官至直隶总督时 他的那位小舅子从乡下跑到天津 找到姐夫 希望能提携提携 靠姻亲谋个一官半职。哪知袁世凯记性很好 当即礼尚往来 对他说：“外边无事可做 还是在家里呆着好些。”小舅子自觉没趣 灰溜溜地走了。后来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这位小舅子又从乡下来到北京，袁世凯只见了他一面，支了一些路费 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倒是当初供给他 100 两银子的那位远房亲戚 袁世凯慷慨解囊 还了他 5 000 块大洋 这是后话。

袁世凯带了一笔钱来到北京 交结权贵 呼朋引类 展开公关。为了给人留下个大户人家子弟的印象 吃喝玩乐 出手大方。有一些赌徒 看到他孤身一人 认为可欺 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 把他所带的钱都给赢去了。他官既没有捐成 钱又输个精光。后来 袁世凯“从来不准家里人在平时赌钱 大概就是由于他本人受了这次教训的缘故”。^①

正当袁世凯悔恨交加、进退无措的时候 恰巧遇上了他曾经资助过的徐世昌。这时的徐世昌已是点了翰林的京官。二人相见 惊喜异常。几年前 袁世凯慷慨相助 徐世昌走马报捷 如今时过境迁 主客易位 令徐世昌不胜感慨。

翰林院编修是一个清闲的职位，无力推荐袁世凯。徐世昌劝袁世凯离开北京 找熟悉的外任官想办法。北京人材云集 没有过硬的关系 想在这里立足是不可能的。他拿出一笔钱 资助袁世凯到外地去。

袁世凯首先南下到了广东潮州，因为他的父交周馥在此任潮州府知事兼办潮州海关。周馥果然收留了他，让他做了一名记室。这是一种秘书性质的工作 其职责不过是整理文案 机械而又枯燥。几个月以后 周馥发现了袁世凯的不耐烦 也看出袁世凯不

是一个随遇而安、甘当记室的人。周馥先帮他捐了一个正五品的同知，并且给李鸿章写信，把袁世凯推荐给他。因为周馥曾担任李鸿章的文牋，为李鸿章所器重。

这使袁世凯喜出望外。能攀上红得发紫的中堂大人李鸿章，为之效命，何愁无出头之日？他拿了推荐信，辞谢周馥，踌躇满志地离开了潮州。

走到上海，袁世凯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冷静一想：周馥是真心推荐，还是巧妙辞退呢？即使是真心推荐，这封信又有多大效力呢？自己仅仅是一个无名无望的拔贡生（秀才），而李鸿章却是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炙手可热。在李鸿章幕府中的人，不是进士，便是举人，人材如云，我算老几？袁世凯不免自惭形秽，退却了。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最繁华城市，又是中外文化交汇之区。袁世凯在这里停了下来，一方面想领略一下上海的风光，另一方面也估计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会多些。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没找到一件可做的差事。当时，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却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

沈氏原是一位苏州大户的偏房，大户一死，她就流落青楼，成了妓女。沈氏才貌双全，兼通诗、书、棋、画，却过着屈辱的青楼生活。二人同病相怜，一见倾心，情感日深，难舍难分。就这样度过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时光，袁世凯不但未找到差事，反而花光了盘缠，再度陷入困境。

就在此一筹莫展的时候，袁世凯在旅馆里无意间认识了一个叫阮忠枢的人。通过交谈，袁世凯知道阮忠枢正拟入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目前的状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忠枢劝他投军从戎。

是的，应该走这条路。自己的先辈不正是因为军功显赫而牟得高官厚禄的么？他想起了当年在南京认识的吴长庆，此时他身为淮

军统领，正在山东登州帮办海防。如果去投奔他，估计会得到这位仁叔的关照和栽培。阮忠枢支持他这一选择，又帮助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惜别。

袁世凯马上找到沈氏，说了自己的打算。沈氏当即表示赞成，也资助他一笔盘费，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并为他设酒饯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了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袁世凯十分感动，也就指天发誓，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沈氏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1881年，袁世凯从上海启程赴山东登州，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以前，他在致家人的信中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①从此，袁世凯开始了他的军旅、政治生涯。时年 22 岁。

吴长庆看在世交情谊的面上，收留了袁世凯，安排在署中帮办文案，每月支薪 10 两。这种待遇在当时的军队中算是优厚的了。鉴于袁世凯的文才有限，嘱其跟着自己的幕僚张謇和周家禄学习历练，让张、周修改他的文章，帮助他提高。袁的学问没有根底，文章写得差劲。张謇毫不客气，往往改得一塌糊涂，有时因其文芜秽，不能成篇，无从删改，索性扔在一边。改袁的文章成了张的一件头疼事，袁世凯也以作文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却井井有条，似颇干练。

袁世凯自从到了庆军，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循着这个途径干下去。他善于奔走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总是“谦抑自下”，极表恭顺。又时常表现忧国忧时，“能为激昂慷慨之谈”。加上事事留心，吃苦耐劳，渐渐取得了吴长庆的好感，被称为“有造之士”。^②

有一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 3 天。大批的士兵们有的在街市上闲逛，有的在营中聚赌。那些士兵赌着赌着，偶然一语不合，就争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 1，第 4 页。
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 11，第 2 页。